

Maha
Harada

楽園の

カンヴァス

画布下的乐园

(日)
原田舞叶
——著

张晶
——译

原田マハ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画布下的乐园

(日) 原田舞叶 著

张晶 译

"RAKUEN NO CAMVAS" by Maha Harada

Copyright © Maha Harada 2012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d with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Through Beijing Daheng Harmony Translation Service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画布下的乐园 / (日) 原田舞叶著; 张晶译.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5.7

ISBN 978-7-5133-1823-5

I. ①画… II. ①原… ②张…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33644 号



画布下的乐园

(日) 原田舞叶 著; 张晶 译

责任编辑: 邹 璠

特约编辑: 赵笑笑

责任印制: 李珊珊

封面设计: @broussaille 私制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88310888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88310811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 刷: 三河兴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910mm × 1230mm 1/32

印 张: 9.25

字 数: 147千字

版 次: 2015年7月第一版 2015年7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3-1823-5

定 价: 32.00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 录

1	第一章 潘多拉的盒子
35	第二章 梦
59	第三章 秘宝
85	第四章 安息日
111	第五章 破坏者
139	第六章 预言
163	第七章 拜访 — 夜宴
191	第八章 乐园
217	第九章 天国的钥匙
249	第十章 做梦
273	终 章 再会

第一章 潘多拉的盒子 ——
二〇〇二年 仓敷

眼前是一幅画，氤氲着微微泛白的蓝色气息。

展翅欲飞的珀伽索斯^①，朝珀伽索斯的脖颈抛出植物藤蔓的裸体女人，以及在女人脚边采花的裸体少年，由远及近依次铺展开来。

无论是珀伽索斯还是人像，身体都宛若扑上一层白粉般白皙，甚至接近透明。又似乎漂浮着一层细腻的颗粒，在光线的反射下熠熠生辉。是一幅幽蓝、白皙又炫目的画。

珀伽索斯背后是一座嶙峋的山峰。朗朗春日下，本应充盈着生命热情的森林却陷入沉沉的寂静，没有丝毫生命的气息。这么说来，难道这幅画描写的并非现实世界，而是天上的乐园？亦或是画家在梦中看到的景象，然后原封不动地搬到了画布上？

早川织绘久久地伫立在这幅画前。虽说这也是身为巡视员的职责，可这项职业并非只是守在一件作品前便万事大吉，需要隔一会儿就在美术馆内的不同作品前来回走动，四处查看。然而，最近织绘对这幅画情有独钟，日复一日，不厌其烦地盯着看。看着看着，仿佛有渺渺声响从画中传来——白马嘶鸣的声音、双翅拍打的声音，似乎都能感觉到那因翅膀鼓动而漾起的风。

这是皮埃尔·皮维·德·夏凡纳^②于一八八六年创作的高度超过两米的巨幅画作。据传是为女雕刻家克劳德·维尼翁宅邸墙壁装饰

①珀伽索斯(Pegasus)，希腊神话中最著名的奇幻生物之一，由美杜莎与海神波塞冬所生，是一只长有双翼的马，通常为白色。

②皮埃尔·皮维·德·夏凡纳(Pierre Puvis de Chavannes, 1824-1898)，十九世纪法国画家，给许多公共建筑作装饰壁画，壁画中大多采用象征手法来传达对生活的寓意。

用而创作的四连作之一。其他三幅作品是什么样的呢？真想见识一下。织绘在心中暗暗许愿，终究还是按捺住了去查阅的冲动。因为她深知着手调查一件自己感兴趣的作品意味着什么。那意味着这十几年来一直死死封印着的“潘多拉的盒子”将被重新开启。

但另一方面，她也觉得或许在自己这四十三年的人生中，再没有什么时候比现在更接近美术作品了。她有机会去凝视它的双眸，倾听它的声音。

“哒哒”的脚步声越来越近，织绘将投注于画上的视线转向展示厅出入口。只见同事向田彩香嘴角含笑走了过来。该换岗了。

织绘和彩香彼此视线交汇，却都没有说话。彩香走到织绘刚看着的那幅作品前，停下了脚步。在休息室里总是叽叽喳喳闹个不停两个人，都因在展示厅内要尽可能保持沉默的规定而自觉地闭上了嘴。织绘抿着嘴，迈开步子穿过展厅，走过游廊，去往下一个展厅。

在这个展厅的角落，一张因忍着哈欠而皱成一团的脸映入了织绘的眼帘，是桃崎优梨子。这个两个月前以小时工身份来到这里的少女曾经因为“每天都能看最爱的画”而欢呼雀跃，可才工作了一个星期就厌倦不已了。每次在休息室碰到她，织绘总能听到她的抱怨：“一天真是该死的漫长啊。”的确，对一个二十三四岁的小姑娘来说，这份工作着实无聊。

封闭的空间，平淡逝去的时间，每天从早上十点到下午五点，无可逃避的宿命。没有刺激、变化或意外发生——也不能发生。八名巡视员总是沉默着从一个展厅走到另一个展厅，隔一段时间换一次岗。六十分钟一循环，如连环碰一般按顺序转移到下一个展厅，脚步无声地搅动室内凝滞的空气。

优梨子强忍哈欠，婆婆泪眼感受到了织绘的视线，她似乎颇为

尴尬，转身背对着织绘，无言地走开了。织绘不顾鞋子踏过地面发出“噔噔”的声响，来到优梨子刚才站立的位置，转过身停了下来。

好，接下来是和埃尔·格列柯^①的圣画对视的时间了。

纵长的画仿佛沐浴着庄严的光辉。金发天使从天而降，绚烂的光芒好似闪电划破长空。幸运的人儿啊，主与你同在——圣母玛利亚因天使加百列的这句话而浑身战栗，扭曲的脸庞摄人心魄，好似已等待千年，在这一瞬间展现出一种坦荡凛然的风姿。啊，自己曾多少次凝视着这张脸，又有多长时间怀揣着处女怀胎的人类梦想呢！

要了解画家，必先观其作品。要花费几十个小时、几百个小时去面对那些作品。

从这层意义上来说，没人能比收藏家面对画作的时间更长。

策展人、研究员、评论家，没人能及收藏家的一分一毫。

啊啊——不过，等等，有一个职业，能比收藏家面对名画的时间更长。

是谁呢？——是美术馆的巡视员。

脑海中猛然响起这段熟悉的对话。像现在这样，十几年前的一段不痛不痒的对话偶尔会猝不及防、却栩栩如生地闯入记忆。尤其当自己把注意力集中到一幅作品上时，没有任何预兆，也没有任何根据，它就会突然闪现。

一个老人两手背到腰后，正目不转睛地盯着埃尔·格列柯，但在对着埃尔·格列柯打了个悠长而夸张的哈欠后，他刻意避开织绘的视线，移向下一个展厅。

^① 埃尔·格列柯 (El Greco, 1541-1614)，西班牙文艺复兴时期画家、雕塑家与建筑家，被公认是表现主义及立体主义先驱。他的画极具个人色彩，以弯曲瘦长的身形为特色，用色怪诞且变幻无常。

织绘看了看手表，十点四十分，差不多到时间了。刚想着，就听到从第一展厅传来鼎沸的人声。

压抑着的笑声，旁若无人的聊天声。是一群年轻女孩子的声音，中间混杂着强压情绪的成年女性的呵斥：“安静点！”不必特意去看也知道，来人是一群女学生和带队老师。

学生团是需要格外关注的群体。他们虽说不会对作品搞恶作剧，不过到了兴头上，不顾其他参观者想要安静观赏作品的心情，肆无忌惮吵闹撒欢的孩子却不少。遇到这种情况，巡视员若不及时制止，就会招来其他参观者“拜托你提醒他们一下”的不满指责。

在事先知道要接待团体客人的当天早上，事务科科长会组织早会，告知大家团体客人几点到几点来、有多少人、是什么样的团体等主要信息，好让巡视员们做好准备。

美术馆巡视员的职责是保证参观者能在安静舒适的环境下尽情欣赏艺术作品，他们既不解说作品也不为参观者引路，但要具备与展品有关的基本知识，以便被客人问到“这个画家是谁”、“这是什么时候的作品”等问题时，能够从容应对。除此之外，为客人指示洗手间和礼品部的具体位置、安抚心情不佳的客人或哭闹的婴幼儿、帮助走散的孩子寻找家人等，也包含在工作内容之中。除非发生天塌下来的大事，否则巡视员都不准离开自己的岗位。一旦突发紧急情况，就用椅子旁边的无线通讯设备联络保安或事务室，请求其他人前来支援。巡视员不是为参观者而存在的，而是为了保护馆内的作品、保障展示环境，要是一不留神离开岗位，期间作品被损坏，那后果将不堪设想。

巡视员付出时间和心血守护的不是人，而是艺术作品和周边环境。他们为此不余遗力。

这么一想，曾几何时听到的那句话——“比策展人、研究员、评论家、收藏家，比任何人面对名画的时间都长的，是美术馆的巡视员”——确实有道理。

大部分时间，这句话都会被诸多琐事埋在记忆深处，但它会在某一个瞬间突然苏醒，静静地激励着织绘。尽管曾经云淡风轻地说出这句话的人，她可能永远不会见到了。

杂乱无章的脚步声越来越近。织绘听到低低的笑声，和领队老师催促学生安静下来而发出“嘘——”声。她将全部注意力集中到展厅门口。

藏青色制服，深绿色的丝质缎带。一群穿着白鹭女子高中校服的女生出现了，加上两名领队老师，一行一共二十三人。几乎和所有高中生一样，她们对远古时期的宗教画没有丝毫兴趣，有的人在打哈欠，有的人抱着双臂、聚在一起聊得火热。美术课女老师似乎已经放弃一个个劝说，开始压低声音讲解作品。

“这幅画是埃尔·格列柯的《受胎告知》。大家知道埃尔·格列柯是哪国的画家吗？不知道？是西班牙的画家哦。这幅作品是他一六〇三年创作完成的，如今已经过去四百年了，这么古老的作品现在就摆在大家眼前，不觉得很不可思议吗？”

可能是想吸引学生们的注意吧，女老师以亲切得有些夸张的语气讲解着。几名学生被吸引过来，终于将视线投向埃尔·格列柯的作品。织绘心里对老师的讲解生出否定情绪，但能成功吸引学生的注意，对她的钦佩之情又蔓延开来。

埃尔·格列柯是英国人，三十六岁时来到西班牙并在那里度过余生。直接把他说成是西班牙画家未免不够准确，织绘觉得应该向学生传达准确的背景知识。

然而，四百年前的画现在就摆在大家眼前，单纯看这个事实的话，确实“很不可思议”。埃尔·格列柯的作品在日本国内的美术馆中仅存两幅，一幅在这里，一幅被收藏于国立西洋美术馆。而眼前这幅不论主题、大小，还是构图、保存状态，都堪称完美，可以说是“至宝”。对日本人来说，能在这个美术馆里见识到这幅画确实是奇迹，美术馆是如何获得这一至宝的呢？织绘觉得老师应该把这段轶事讲给学生听。不过对于女老师那句“很不可思议”的坦率评价，织绘非常赞同。

学生的反应各不相同。有的人失神般呆呆地盯着画，有的玩指甲，还有的依旧在偷偷摸摸地聊天……

从展厅门口突然射来的亮光被织绘的眼角余光捕捉到了，她转头一看，是一个姗姗来迟的穿着白鹭校服的学生。亮光来自于她的头发。少女晃着一头炫目的栗色长发走了进来，织绘凝视着她。

未经人工染色的头发泛着自然而柔和的光泽。明丽的头发围着一张带有西方血统的精致面庞。学校制服与那一头绚丽的长发格格不入，黯然失色。注意到少女的不单有织绘，之后进来的那几位散客原本在观赏埃尔·格列柯的作品，此时都把目光投向了少女。足见她的样貌非同一般。

突然，织绘三步并作两步走向少女。此时少女正打算偷偷打开刚从口袋里拿出来的化妆盒。织绘在她面前站定，沉静地开口道：“馆内禁止饮食，老师事先没告诉你吗？”

少女抬头看着织绘，淡褐色的瞳孔在展厅灯光的照射下透出晶莹的光辉，她既不惊讶也不害怕，脸上毫无表情。

带队老师注意到了这边的动静，站在原地问道：“不好意思，有什么事吗？”

织绘没回话，仍旧看着少女。

“你在嚼口香糖吧？请马上吐出来。”

说着织绘从外套口袋里取出手帕，在手掌上摊开。少女的视线落向那条手帕，紧接着只听“咕咚”一声，有什么东西被她吞下去了。

“哼，什么都没有啊。”

说着，少女张开嘴让织绘看，还将那湿乎乎的粉色舌头转了两三下。

“你在干什么？！太不懂礼貌了！”

老师见状慌忙赶过来，少女哼了一声，膘都没膘一眼埃尔·格列柯，直接走向下一个展厅。

织绘所在的大原美术馆放眼整个日本都是屈指可数的西方美术收藏名馆。它的创立人——大原孙三郎，明治时期靠经营纺织公司发家，主要收藏日本美术作品。孙三郎曾资助画家朋友儿岛虎次郎赴欧创作，虎次郎在创作之余帮孙三郎收集欧洲美术作品。那时候收集到的作品构成了今天这家美术馆藏品的核心。据说埃尔·格列柯的《受胎告知》是虎次郎在巴黎的一家画廊发现的，随后虎次郎将这幅画的照片发给孙三郎，请求邮寄买画资金。那是一九二二年的事。

织绘每次站在《受胎告知》前，脑海中都会浮现七八十年前的旧巴黎街景。街上的某个地方有一家画廊，画廊里有一个昏暗的房间，展示着这幅作品。然后某一天，一位东方人模样的画家偶然步入画廊，慧眼识珠。每每想到这里，织绘的心底就不禁涌出对这位画家的感激之情。

是的。邂逅美术作品纯粹靠巧合和慧眼。

稀有、优秀的美术作品能流落到市面上本来就是小概率事件；收藏人因某种理由——想换成现金，或为购买其他作品筹措资金——而向画廊或拍卖行提出委托也属偶然。可能是一时兴起，觉得卖掉这幅也行，或是突然急需现金，总之，除非有特别偶然的时机，否则作品一旦落入收藏家手中，就再难重见天日。私人藏品就是供收藏家一个人把玩的，或是仅仅占有它就令人心满意足——这正是所谓的收藏家的收藏心理。有的收藏家直到临终前——甚至死后——都不允许转卖或公开藏品。一位在日本经济泡沫时期得到梵高名作的企业家曾放言：“我死后，要把画也一起烧了。”而激起全世界爱好者的公愤。不过话说回来，这句话不正是所有收藏家的肺腑之言吗？

作品偶然出现在市面上以后，接下来需要的就是欣赏人的慧眼了。有人看作品仅看艺术家和创作年代。只是再有名的艺术家，都有并不完美，甚至可以说低劣的作品。执着于创作年代也很危险。名声响亮的艺术家的最佳创作期往往不长，这期间创作的作品数量是有限的。因此，以最佳创作期为卖点的作品极有可能是赝品。看客是否拥有慧眼，能不依赖名字、创作日期这些“记号”性的东西，通过作品看到其内部蕴含的力量和“永恒性”，就显得很重要了。此外，这个拥有慧眼的人是否有足够的财力把这幅作品据为己有，也是个大问题。

巧合、慧眼、财力，名作的命运被这三个要素所支配。埃尔·格列柯的《受胎告知》正是因为这三者的完美结合，才得以成为大原美术馆的藏品，并像现在这样展示在世人面前。

“没办法啊。名画再怎么有名，对高一的学生来说还是太深奥了。今天的团体参观，任那老师再怎么费尽口舌讲解，学生们还是不听。”

那天工作结束后，和织绘一起走出美术馆的桃崎优梨子在走向

车站的途中如此感叹道。

“你高中的时候也这样吗？”织绘问。这位巡视员几年前还是高中生吧。

“怎么说呢……虽然那时也来大原美术馆参观过，不过真没什么兴趣。相较而言，还是对电子游戏、偶像明星发烧得很。比起美术馆，那时更想去迪斯尼乐园吧。虽然现在也是。”她调皮地笑着说。织绘也笑了。

“早川，你高中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呢？住在冈山吗？”没等织绘回答，优梨子接着道，“向田总说‘早川说话没有冈山口音，说着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她是东京人吧’，是这样的吗？”

有关自己的事情，织绘从没对同事们说起过。她的身世即便三言两语概括说来也颇具冲击力，若要详细讲起来就更麻烦了。

“我读高中的时候不在日本。”

“啊？”听到织绘的回答，优梨子发出一声惊呼，“啊，这样啊。原来你是海归？”

“嗯，算是吧。”

“不在日本，那……是在哪里呢？”

“嗯——是……巴黎。”

稍显迟疑后织绘终于说了出来。优梨子又发出一声惊叹。

“哇，太棒了！是因为父亲工作的关系吗？这么说来，早川，你会讲法语吗？”

织绘笑而不语。接下来的一小段时间里优梨子不断感叹着“真好啊，真好啊”，不过见织绘一直没搭话，也就慢慢沉默下来。

从美术馆到车站要走元町大街，紧连着元町大街有一片绿化带，里面有一条小河淌过，碧绿的水面上倒映出河边一排仓库的白墙。

岸边的柳树已吐露新芽，柳枝迎着夕阳，在微风中款款摇曳。织绘和优梨子并肩走着，各自欣赏着风景。

走到小河尽头时，优梨子再次开口。

“话说，今天白鹭的学生里有个非常漂亮的女孩子呢。那孩子有一头漂亮的茶色头发，你看到了吗？”

织绘依旧沉默不语。优梨子无奈地闭上嘴。直到两人走上元町大街，优梨子才笑道：“那明天见。拜拜。”

说完，优梨子微微点头示意，然后向和车站相反的方向小跑过去。往常她都是和织绘一起走到车站才分开的，可织绘今天一直沉默不语，她可能觉得有些尴尬吧。

织绘轻轻地叹了口气。

她一直有这个毛病，喜欢划定一条线，然后拒人于千里之外。

在巴黎上高中时就这样。最初是因为法语水平差，无法和同班同学痛快地聊天。唯一让她敞开过心扉的，就是美术作品。出门走不了两三步，大街小巷都是美术馆，到处都有名画。达·芬奇、大卫、莫奈、毕加索，不论去扣谁的门扉，都能得到回应，他们对自己来说是不可替代的朋友。

因为是非常重要的朋友，所以，她想对他们了解更多、更多。

织绘从仓敷站坐上山阳上行本线，在第二站庭濑站下车。织绘的家在离车站步行十分钟距离的街上。

“我回来了。”

她打开玄关的门，冲里面招呼。

“回来啦。”厨房里传来回应声。

织绘踏进充斥着味噌汤味和朦朦湿气的厨房，母亲站在水槽前，背对着她问：“今天真绘去你们那里了？”

“嗯。”织绘叹息了一声，答道，“太没礼貌了，今天早上出门前明明叮嘱过她馆内禁止饮食的，她却嚼着口香糖。”

母亲强忍着笑意，肩膀微微颤动。

“小事情嘛，她正处在这个年纪呢。你小时候不也这样吗？”

“我可没在美术馆嚼口香糖。那时候我每次去美术馆都可认真了。”

“是啊，还说要和毕加索结婚呢，可把你爸吓坏了。他当时那吓傻了的表情我现在都忘不了呢。”

母亲回过头来，脸上绽放出温和的笑容。母亲总是这样，微笑着在厨房里忙活，打理家务事，迎接从学校或工作单位回到家里的自己。长久以来，织绘一直被这微笑守护着、支持着。

就连供职于大型商社、担任法国分社社长、被公司寄予厚望的父亲因交通事故不幸身亡时，母亲都没乱阵脚，依旧微笑着，在葬礼上迎接前来吊唁的宾客。让当时就读于巴黎大学的宝贝女儿留在巴黎，只身返回故乡冈山的时候也一样，微笑着挥手离去。之后织绘未婚先孕，并决心生下孩子、回到冈山的时候，她也只是静静地微笑着，然后上前紧紧地抱住了女儿。

就是这样一位母亲，仅有一次留下了眼泪。那是织绘的女儿真绘出生的时候。最先流泪的是织绘，长时间郁积在里的情感在婴儿出生的瞬间全部释放了出来。听见婴儿洪亮的啼哭声，仿佛心中的死结被轻轻解开一般，织绘的眼泪扑簌扑簌地掉了下来。“辛苦了，织绘，真的辛苦了。”紧紧抱住抽噎着的女儿，母亲也哭了，但那不是悲伤的泪水。滴答滴答，掉落在织绘额头的母亲的眼泪热乎乎的，直暖到心窝。

打那之后，十六年过去了。